

陆正刚论文选

二零零八年六月

我的自述

八年抗战中期，我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还算富裕的大家庭中。父辈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三，为人正直刚毅，文武双全，是家庭中坚。日寇暴行中四叔被杀，抗战晚期传染病在江苏肆虐，年仅二十七、八岁的父亲因肺病去世，百日内母亲也因霍乱，丢下哥哥、两个妹妹和我离开人间。那时我约四周岁，哥哥大两岁。随后两个妹妹由大人作主送人，我和哥哥则在大家庭中由祖父母安排生活。解放后，经公私合营、三反五反运动，家中的绸布庄倒闭，父辈各房开始分户，祖父母日趋年迈，我和哥哥开始过无依无靠的生活，那时我才小学三年级，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因父母早逝，没有人记得我在战乱中出生的确切日期和时辰。一九四七年底才就读家附近的教会学校“南通崇英中小学校”的幼稚级。解放不久，该校改名为“南通市第一中学”，我一直读到一九六零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同济大学。

一九六五年同济大学数理系应用力学专业毕业，分配到“大三线”建设的原煤炭部重庆设计研究院从事土建设计，十年后因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基地”——河北邯邢基地建设需要，单位集体搬迁到河北邯郸，成立原煤炭部邯郸设计研究院，继续从事土建设计及土建设计软件开发、结构抗震研究、结构设计优化等工作。一九八七年已晋升高级工程师的我，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毅然放弃了在邯郸晋升教授级高工的机会，由上海人才引进回沪，时已过五十四周岁。回沪后在广厦建筑设计院、上海交大建筑设计院、陆家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当过总工程师，直到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退休。退休后先后在三个外资企业担任过技术顾问，

同时受业主之邀，完成了一些与慈善事业有关的工程设计项目，如教堂、幼儿园、福利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等。

自幼受家庭及教会学校教育影响，不自觉地信奉“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和“自强、自立”精神，这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格格不入，加之父母亲生前要我做人正直、刚强，自然鄙视迎逢吹拍、以权谋私那一套。八十年代初也曾有人想培养我入党，我表明自己缺少共产主义信仰作罢。后在老专家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向之人，似乎有些道理。早在学生时代，除学习、劳动、文体活动之外，从不向干部汇报思想、靠拢组织。文革中别人“抓革命”，我则愿意背上铺盖、图板，上华莹山住棚屋“促生产”；北方大矿多，工程设计有“搞头”，我积极报名北上；唐山地震了，我首批去参加恢复开滦煤矿建设，住帐篷和填埋后的厕所，吃玉米糊、窝窝头和咸菜，每天趴图板多达十七、八个小时，我仍抽空锻炼身体、学习外语，从未觉苦。要知道，那个年代不论你作出什么成绩，都是党和人民的，实际是单位领导的，象我这样不会来事的人，干得再好也是吃不开的，不挨批就万幸了。

略举一例，在恢复唐山会战中，一九七八年设计范各庄新井井塔时，为了克服原井塔抗震能力差等弊病，冒着极大的风险，创造了全新的塔身和基础体系，后来国内外建井塔均采用了此技术。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表彰的是“煤炭部支援恢复开滦煤矿设计会战小分队”，我院被指派的是“妇女代表”。更没想到的是，到八十年代有了设计评优之说，本院第一个照抄此技术的人得部优设计一等奖，院领导和此人因此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二

个照搬此技术的人也得部优设计二等奖。作为原创人的我虽感不平，也只能是一笑了之。我唯一能做的是做我应该做的事。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煤炭行业亏本，我们单位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我一家四口勉强维持生机。想调走，领导说你是人才不能放。其实我只是他们挣名誉、挣钱的工具。记得一九九二年，邯郸市工商银行营业综合楼设计项目，因是全市第一幢超高层建筑，号称“邯郸第一厦”，方案由市建委领导和甲方领导通过招标确定，但设计同行们公认该方案患了高层建筑的“癌症”，因它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是一个严重扭转结构，且扇形平面的主体建筑体量小、高宽比大、三面与三层裙房相连，座落在特厚的土层上，基础如何处理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在省市多个大设计院几经辗转，无人接受这个项目。但外行的院头头想接这个项目，因为它有百万计的设计费，再说别的院干不了，我院干也可显出我院的水平。在院里落实具体设计人时，土建处百十号人竟无一人敢冒这个风险，无奈之下院长大人想到我，破例让我这个计算机处的人当项目负责人兼结构主设计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减少风险，以院劳动服务公司名义去接该项目，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合同一签订，甲方便要求按方案图立即开工，要把前面耽搁的时间抢回来！而计算机处除我以外的年轻人设计毫无经验，我一个人工作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更令人气愤的是，采矿专业出身的生产院长非但不支持我的工作，设计中途他摆出一付领导架势来干扰你，我被捆在战车上那有闲空和他们扯皮，任他们胡说八道去吧！熬过了几百个日日夜夜，“邯郸第一厦”于一九九五年上半年主体结构竣工，经多项测试，设计达到预期效果，我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上海已有多家单位要我回来工作，熬到 10 月份，

工程没有任何问题，我下决心和院长公开摊牌，非调走不可。大概他觉得我已年老，应该无单位会接受我，同时部里有了提教授级高工的安排，放人可把我排除在外，才同意放我。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中旬我迅速办妥调上海手续，临走时院里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原先答应给的大厦设计奖金一分未给。也难怪，院里财务紧张，新上任的院长要为自己建与级别相配的高档住宅，精心策划到沿海买债券、办分院的大量资金又血本无归。

应该说人的一生经历了一些不幸和不公，但我也有我的办法摆脱这些痛苦和不快。除了埋头学习和工作以外，发展自己的爱好，扩大社会交往就是我的法宝。青少年时代就爱好文体活动，小学就开始为学校写写画画，参加学校和市里各种演出，体育方面爱好体操、球类、游泳，大学参加校话剧团，当过演员和编导，这些爱好锻炼了我的体格，陶冶了我的情操，驱走了我的烦恼。遗憾的是文革中造反派抢劫单身宿舍时，掠去了我年轻时所有的文艺作品手稿，如诗歌、曲艺、剧本等，当时我发誓不再写作，以至于只留下一九七七年一月四人帮垮台后的唯一诗稿——“周总理呀，我们怀念您！”中年以后还爱上了体育舞蹈至今，它使我腰杆挺直，精力充沛。社会活动方面，在邯郸进入中年也担任过市计算机学会秘书长、中国力学学会邯郸分会副秘书长、民盟煤炭设计院支部主委、民盟市委委员、科技委员会主任、邯郸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等职。被载入《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世界名人录》、《继往开来·科学技术卷·专家风采》等书，尽管它没有实际利益可言，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我的认可。

回顾自己的一生，从事建筑设计 43 年，负责或参加的

项目少说也在 130 项以上，多项获各级优秀设计奖。同时主持过煤炭特种构筑物抗震性能研究、土建设计软件开发、建筑设计优化等工作。多次参加我国煤炭工业企业设计规范土建内容的编写工作。回想起来，解决的工程中疑难问题主要有：四川华莹山铁厂工业场地山体滑坡；邯郸供电局 189 吨巨型变压器过载重汽 20 吨南留旺大桥；胀缩土上建筑抗破坏设计；矿井冻结法施工后天然地基的利用；地震区井塔的设计创新；地下人防大空间结构节约三材和缩短工期的设计创新；严重不规则高层建筑结构扭转的消除；软土上超高层建筑主体与裙房相连不留后浇带的设计创新；南通颐花苑二期工程，遇地下电力和燃气管网、空中有热力管网贴近，设计与施工难题的解决；古旧建筑的加固和改造；大量房屋裂缝和倾斜问题的处理；上海多层住宅房屋筏基的否定和桩基的推广等等。

从事设计工作同时，也编写过工程师培训教材三部：1985 年编著“高层建筑结构计算”(约 20 万字)、1990 年编著“土建微机软件应用”(约 10 万字)、“个人建筑师(PA)系统入门”(约 25 万字)。在《建筑结构学报》、《煤炭学报》、《煤矿设计》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及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今选有代表性的十篇汇刊于后，作为个人的总结和纪念吧。能对阅者有所裨益，这可是意外收获了。

陆正刚

二 00 八年四月于上海

生平照片



五七年初中毕业照



六〇年高中毕业照



六五年大学毕业照



七三年重庆工作期间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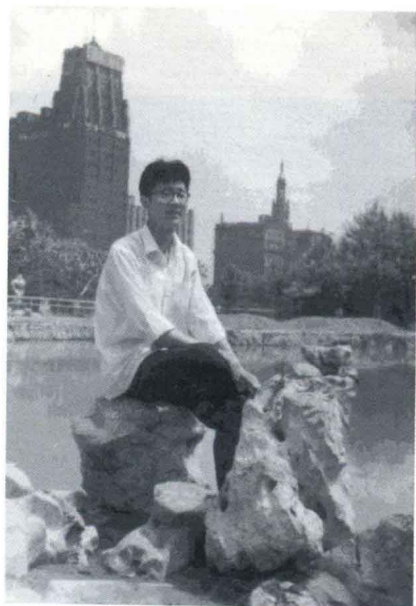
六八年 南通工人文化馆



六九年 南通人民公园



七一年 哈尔滨松花江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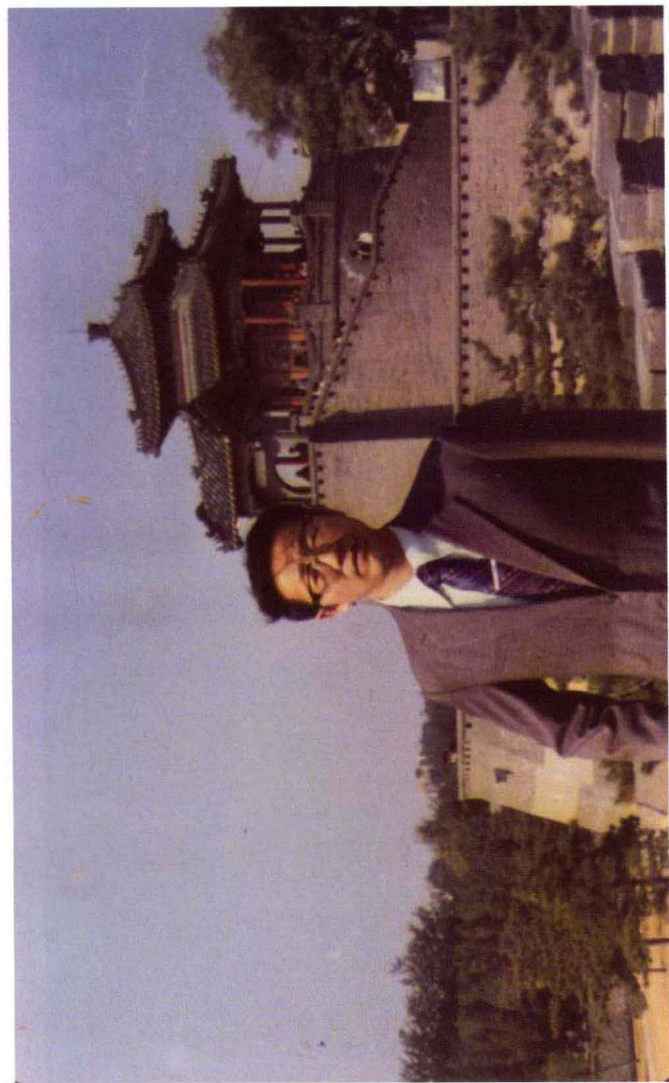
七二年 上海人民公园

八九年 昆明翠湖公园





九一年 南京玄武湖



九二年 邯郸丛台公园



九四年 办公室工作照



九七年 扬州瘦西湖



九九年 与兄陆正毅相聚在南通一中八十校庆



二〇〇一年 上海大剧院



二〇〇四年 与兄相聚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